

离婚以后 再恋爱

LIHUN YIHOU ZAI LIAN'AI

梦笔锦书 著

离婚，如断骨；再婚，如植皮；复婚，却如接骨，
必定触及内阻疼痛的**感情淤血**和难以弥缝的**婚姻嫌隙**。

围城内外写真

徘徊、挣扎在婚姻左右的
男女爱欲挣扎与情感内心独白

离婚时，很坚决；再婚时，很犹豫；复婚时，很慎重。

我们选择**新欢**，还是**旧爱**？
再婚，还是**复婚**？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 中 国 自 然 科 学 出 版 社 (CIP) 数 据

离 婚 以 后 再 恋 爱 / 李 小 北 著 . — 南 京 :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9 . 6

ISBN 978-7-219-06213-6

I . 离 … II . 李 … III . 离 婚 — 小 说 — 中 国 — 当 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2009) 第 058003 号



离婚后 再恋爱

LI HUN YI HOU ZAI LIAN AI

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9-06213-6

3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婚以后再恋爱 / 梦笔锦书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219-06513-6

I. 离… II. 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8003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
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责任校对 彭青梅
美术编辑 王 霞
版式设计 梁少芳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s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90mm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513-6/I·114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不寻常的清晨	1
第二章 往事何曾如烟	9
第三章 少年夫妻老来伴	16
第四章 曾经的心疼	22
第五章 她是初恋情人的妻子	30
第六章 再婚的理由	38
第七章 跨国离婚案	48
第八章 真的还是假的	61
第九章 人生若只初相见	70
第十章 一场交易一场空	80
第十一章 记忆中的甜蜜	92
第十二章 家庭和睦原则	101
第十三章 情归何处	109

第十四章 爱的结晶	118
第十五章 鸳梦难重温	131
第十六章 选 择	140
第十七章 暧昧之夜	148
第十八章 温馨难拒	161
第十九章 何为真爱	169
第二十章 姐妹情深	182
第二十一章 谁是今生执手人	193
第二十二章 婚姻需要什么	204
第二十三章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13
第二十四章 无言的等待	223
第二十五章 晴天霹雳	235
第二十六章 心疼只为伊人	243
第二十七章 尾 声	251

第一章 不寻常的清晨

头还是在疼，这红酒的后劲也太足了吧！还是昨晚自己喝多了？

江静宜吃力地握了拳轻轻捶了捶太阳穴，终于睁开了眼睛。窗帘低垂，将房间笼在一片昏暗之中，倒没有给眼睛造成不适。江静宜惬意地笑了笑，又舒展了一下四肢，却不料手肘竟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是女儿吧！江静宜第一个反应，单身三年了，除了女儿，还有谁会睡在自己身边呢？看来自己真是喝多了，连女儿和自己一起睡也忘了，险些把她给踢下去。想着，她便笑着转身想去看女儿洁洁醒了没有，不料才一转身，却对上了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带着调侃，还有几分讥诮。

这是一双男人的眼睛，还是江静宜已经离婚三年的前夫严平阳的眼睛。江静宜一下子跳了起来，虽然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可是本能却让她下意识地想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厉声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怎么进来的？！女儿呢？你把女儿弄哪里去了？”

话还没有问完，她就觉得身体有些异样，微微揭了被角一看，发现自己穿了一件睡衣，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身子动了一下，就觉得不对了，睡衣里面居然没有穿内衣，这让江静宜更加莫名其妙了。

我昨天……换衣服了吗？还没穿内衣？而且……还有这个男人在？江静宜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尽管在这个男人面前赤身裸体也不是没有过，可是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而且已经离婚三年了！

他怎么可以随便进她家的门！他怎么可以看她换衣服！江静宜怒不可遏，一把拖过被子想把自己裹个严实，可是被子从严平阳身上滑落，却让她顿时瞪大了眼睛，神色也更加慌乱了起来，他居然……只穿了一条内裤！

只穿着内裤，还和她睡在一起，这个男人……真不是一般的可恶，江静宜六神无主了：“你……你昨晚干什么了？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为什么只穿着……穿着内裤？！”

严平阳突然被她拽去被子时有一丝的惊慌，但是看见她慌乱的样子，倒好笑起来。欠起身子将她拖回自己身边，又用被子将两个人都裹严实了，他才不紧不慢地说道：“要听前因后果，就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

发现怀里的江静宜身子僵得跟木板似的，他便放开了搂着她的手，往旁边靠了靠，笑道：“你放心，昨晚我除了替你脱衣服洗澡，其他什么事情也没干。”见江静宜一脸的不相信，严平阳便取笑道：“这么不相信我啊，我骗你干什么？又

不是没和你做过，女儿都生了，说没做人家也不相信啊，是不是？”

昨晚是他给她脱的衣服？是他替她洗的澡？江静宜更加头晕了，又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睡衣，这才想起什么似的问道：“那女儿呢？你是不是把她放到小房间里去了？”

严平阳一脸无辜地说道：“我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昨晚一回家，我就没发现女儿，问你，你说不要我管。”

严平阳的话让江静宜想起来了，昨天自己是在侨乡饭店吃饭，女儿则留在了父亲家里。同时昨天酒席上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了。可惜，所有的记忆到她走到街心花园就结束了，怎么会遇见严平阳，又是怎么回的家，她真的没有一丝印象。

江静宜有些懊恼，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阴沉着脸说道：“女儿在她外公那里，要你管什么。”

严平阳注视着她，突然嘲笑道：“怎么？是和男朋友约会去了？把女儿扔在娘家，还喝了那么多红酒？只是这个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把你灌成这样，居然不送你回家，我看，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才是！”

这番话重新勾起了江静宜昨晚的尴尬和酸楚，让她不能不想起离婚三年来，这个男人对她们母女的的不闻不问，江静宜愤恨交加，一脚就踢在他的敏感之处，狠狠地说道：“我就找男朋友了怎么样？我就是把女儿扔下不管怎么样？你心疼，你在意，离婚的时候怎么又不要女儿了？！现在倒在我面前，充起什么慈父来了，你给我滚！”

严平阳冷不防被她一踢，顿时身子就蜷了起来，过了许久才缓过劲来，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江静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心想要女儿的是你吧？既然你千方百计要回了女儿，我又怎么好意思让你们母女分离呢？”

严平阳的话，将江静宜又带回了三年前最伤心的那些日子，心里那个恨啊。她见严平阳防范着她的脚，便一个反身，扑在他肩上，狠狠就是一口，咬得严平阳倒抽了一口冷气，举手就想打下去，却见江静宜已经抬起头来了，脸上竟是泪水纵横，她看着他咬牙道：“严平阳，你给我听好了！不错，女儿是我要的，离婚也是我提出来的，这场婚姻中所有的过错都是我的，你优秀，你无辜，你什么错也没有！那你现在待在我床上干吗？！”

严平阳皱起了眉头，她的神情让他怜惜，可是她的话却让他无法接受。他承认一直到现在，他还是看不透她，昨晚那个依在他怀里委屈地抽泣的女人，今早像一只凶狠的母猫一样瞪着他的女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

轻叹了口气，揉了揉肩上的牙痕，严平阳颇为无奈地说道：“谁让你把女儿的姓给改了，我来看她一次，就被我妈骂一次，你知道吗？”

江静宜冷笑道：“改姓？改姓又怎么了？女儿是我生，是我养，为什么要跟你姓啊？我告诉你严平阳，我恨你！你要是想让女儿跟你姓，最好带去自己养，不然让我养着姓严的孩子，我可不保证什么时候会掐死她！”

江静宜因为宿醉而略显苍白的脸，实在让人心疼；可是脸上那种倔犟和挑



衅的表情，又让人难以亲近。那种熟悉的矛盾心理又来了，严平阳很想一如既往地掀开被子就走人，可是不知怎么的，想起昨晚她那无助委屈的样子，却又有了几分不忍。

都已经离婚了，何必再闹得不愉快呢？难道离婚的时候，他们彼此带给对方的伤害还少吗？再说了，三年来，她独自抚养女儿，也实在是不容易的，自己对她的惩罚，好像也有些太过分了。

想到这里，严平阳突然多了几分说不清的感觉，竟不由自主地抬手想替她拭去腮边的泪，淡淡地道：“我也没说你什么啊，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既然知道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也不小心点，半夜三更喝那么多酒，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女儿怎么办？”

江静宜甩开了他的手，冷哼道：“怎么办？好办！我死了，女儿就归你养啊，怎么，难道女儿不是你的，还是我一个人生出来的不成？”

“一大清早的，你看你，死啊死的！不许胡说。”严平阳见江静宜平静了一些，便不顾她的反对，用力把她拖近自己身边，说道，“别乱动，里面没穿衣服呢，小心感冒了！”话没说完，就感觉到江静宜的脚又要动了，吸取了刚才的教训，他忙伸手抓住江静宜的脚，死死地固定在自己的双腿间，笑道：“这样安全些！”

江静宜上身被他搂着，双腿又被他夹住，动弹不得，发怒道：“你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你是我什么人，脱我衣服，帮我洗澡，还这样搂着我，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切！”严平阳好笑地嗤了一声，道，“你也知道我是在帮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

“干什么？！”江静宜没好气地反问道，“把你强奸啦？”

这句话让严平阳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些哭笑不得，摇着头说道：“何必呢？事事好胜，你累不累？看着现在的你，我倒宁可伺候昨晚的你，虽然又哭又吐，弄得我够狼狈的，但是好歹有些女人味啊！”

又哭又吐？江静宜大吃一惊：“我吐哪儿了？”

严平阳看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吐我身上，吐我车上了，你自己倒是干干净净的。”

江静宜松了口气，随即白了他一眼，吐他身上怎么了？吐他车上又怎么了？三年了，她从来就没有为了女儿去麻烦过他，就算昨晚让他出尽洋相，那也是他活该！

想到这里，江静宜突然觉得不对了，她瞪着严平阳，满腹狐疑：“我把你给吐脏了，你脱你自己的，洗你自己的就是了，把我脱成这样干什么？”

严平阳皱眉道：“我都不知道你昨晚是在哪里吃的饭，等我洗完澡出来，想把你抱到床上去睡，可是一近身，我的天哪！头发上，衣服上，连内衣上都是烟味，谁受得了啊，没办法，只好给你也洗了澡。”

江静宜一声不吭了，昨晚一个大厅里有七八桌的人，其中男士占大半，虽然她因为喝醉而提前离开，但是在几十支香烟的熏陶下，却也难保干净了。而眼前





的这个男人，有些小小的洁癖，因此很难想象他能将满身烟味的她搂在怀里。

于是，江静宜换了话题：“那洗完了怎么不穿衣服呢？”

严平阳调笑道：“你这里有我的衣服吗？”

江静宜又怒道：“没说你！说我自己，怎么不给我穿上内衣啊？”

严平阳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我找不到你的内衣，乱翻又怕侵犯了你的隐私权，好不容易才在枕头下找到了一件睡衣，虽然都是洞洞，也只好将就给你穿上了。”说着，他双手无奈地一摊。

江静宜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睡衣，揭开被子下了床，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了一条内裤来。严平阳笑道：“原来放在这里，看来我还是不清楚你的生活习惯啊！”

你要能清楚那才叫见鬼呢！江静宜轻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严平阳自嘲地笑了一下，看着江静宜在被子里穿上了内裤，便嘲笑道：“我知道你一向节俭，可是再节俭，买件睡衣应该还是买得起的吧？这么一件破得都是洞洞的睡衣，还留着，是不是也太夸张了些？嫌我女儿的生活费付少了？那你打算提高到每月多少，你说个数字，我给就是了。反正我打官司是打不过你的，就不去自讨没趣了！”

听着严平阳的风凉话，江静宜气不打一处来，有心和他争执几句，可是刚才穿内裤的时候折腾了一会儿，这时候已经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乏力了。想起来去泡杯糖水喝，免得低血糖症也来跟着凑热闹，可是胃部一阵阵地抽疼伴着恶心，让她根本没法起身，只是坐在床沿上干呕，呕得脸色苍白，身上冷汗淋漓。

严平阳有些慌了，忙把她抱到床上，让她躺在自己怀里，换了温柔的口气劝道：“再睡一会儿吧，别起来了！”

“那你替我打电话请个假！”虚弱地躺在严平阳的怀里，那依然熟悉的男人气息让江静宜几乎落下泪来，她软软地说道。

“请什么假？”严平阳奇怪地问，“难道你们单位星期六也上班吗？”

今天是星期六？江静宜一时没反应过来，许久才拍拍脑子，看这日子过的。那么今天自己可以轻松一天了？洁洁今天依然要上幼儿园的，父亲应该早就把她送去了吧。她长长地松了口气，整个人几乎是瘫在严平阳的怀里，再没有一丝力气，脑子却好像比什么时候都清醒，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的点点滴滴此刻都一齐涌了出来，让她应接不暇。

过了许久，江静宜才慢慢平静下来，闭着眼睛问道：“那你呢？今天也没事吗？”

“没事！”严平阳小心地看着江静宜，她娇弱的样子最让他心动，因此把她又往怀里搂了搂，才笑道，“就是有事也没有办法啊，衣服都被你吐得一塌糊涂，还没洗呢，难道你要我这个样子回家去？”

见江静宜没有拒绝，严平阳也温和了起来，笑了笑又问道：“你还没说呢，昨晚怎么喝那么多啊？我记得你酒量不错的，是不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在哪里看见我的？”没有回答严平阳的问题，江静宜反问道。

“在离侨乡宾馆不远的街心花园啊！”严平阳看着她，“你怎么会走到那里去





的？要不是我送市里检查组的人回宾馆时遇见你，只怕你要在那里过夜了。”

原来昨晚遇到的人是他，不是叶峰。江静宜突然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了，失望？后怕？遗憾？还是……她蹙着眉，回忆着昨晚的事情，只觉得酸楚难忍，于是用被子蒙了头，瓮声瓮气地说道：“我头晕，想再睡一会儿。”

严平阳无奈地收敛了笑容，江静宜和他，似乎一直都没什么话说，连恋爱的时候，也是在商量一件件事情，比如婚房怎么装修，婚宴摆在哪里，要请多少客人，至于结婚以后，说得最多的就是，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一直到现在他都不得不怀疑，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也不清楚他当时为什么会和她结婚。他无奈地笑了一下，迟疑地问道：“那……一会儿我让司机帮我把衣服拿来，你替我下楼去取一下行吗？”

他实在是不想让司机小安看见他这个样子的在她的家里，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她的前夫，她是他的前妻，就算依然在一起，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他不知道，严谨如她，能否接受。

果然，江静宜抬头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犹豫了半天才说：“你让司机把衣服放在外面，自己出去拿吧！”

严平阳看着她，突然忍不住笑起来：“静静，你知不知道，你的主意很有点鸵鸟的意思？”说完，见江静宜瞪着他，他便慢条斯理地解释道：“昨天就是小安开车送你回来的，我抱着你坐在后座上。”

这么说，昨天看见她丑态的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了？江静宜跳起来，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下床去，没好气地说道：“你打电话！穿好衣服后马上给我走！”

还好，她说的是走，不是滚，严平阳无所谓地笑笑，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江静宜想了想，跳下床，走到客厅的沙发上躺下了。

打完电话的严平阳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手枕在脑袋下，开始闭目养神。

对于这段分居比同居时间更长的婚姻，说实在的，严平阳并没有多少的留恋。而江静宜在法庭上的风采，也常常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看来这个社会依然不喜欢女人超越男人，像他这样在城建局一年只赚三四万的男人，娶这样一个事事好胜、样样要强的女人，确实不容易相处，所以在离婚的最初两年，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他又重新回头去审视这段婚姻了呢？是听见女儿洁洁奶声奶气叫“爸爸”的时候吗？是江静宜打电话来哭诉女儿在幼儿园被小朋友欺负的时候吗？还是嫂子告诉他江静宜出差的时候女儿没有地方可去，被哥哥领回了家里的时候呢？

或者是因为这一次恋爱的半途而废，令他又想起了第一次的婚姻。他不否认江静宜是个好女人，和她结婚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票子，甚至连工作，说是工程监理，其实也就是和民工差不多的，整日在工地上东奔西跑。

可是江静宜从来没有嫌弃过他，甚至连埋怨也没有。她唯一对他不满的地方，





是每次她和母亲发生争执的时候，他都要求她无条件地退让。可就是这样，她也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他。以至于后来发生了矛盾，他都不相信她会直接提出离婚。

就算他有错，可是她就没有错吗？严平阳突然焦躁起来，很想走到外边再问问她，究竟他做了什么让她无法接受的事情，她要这样决绝，难道她带给他的意外还不够多，不够伤他的心吗？包括离婚的时候连女儿的姓氏都改掉了，包括……

他情不自禁地又想起那一次，樊雪君说江静宜出差去了，女儿无处可去，暂时同意放在她家里。他当时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兴冲冲就赶往哥哥家里。可是正蹲在门口和一只小狗玩的女儿，看见他却抬起清亮的双眸，甜甜地叫了他一声“叔叔”。他当时那个火啊！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平时根本想不起女儿的他，在那刻竟会是如此的愤怒，马上打电话给江静宜，质问她为什么在女儿面前破坏他的形象。

那次吵得还不是很厉害，但是造成的结果却很严重，女儿把他看成欺负妈妈的坏蛋，以后再也不愿去哥哥家了，而他看见女儿的机会也就屈指可数了。

外面传来门开启的声音，严平阳睁开了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

“科长让我拿衣服过来。”是小安小心翼翼的声音，这男孩是去年才调来城建局的，不知道严平阳的情况，也不认识江静宜。不过这男孩为人一向很谨慎，也很机灵，因此严平阳才会让这个男孩去母亲那里拿了钥匙替他取衣服。

“那麻烦你了，衣服就交给我好了。”江静宜的声音透着尴尬，严平阳又觉得好笑起来，不知道她心里在怎么骂他呢。

还好，小安很识趣，很快就告辞了，接着就听见门轻轻合上的声音。很快，他就看见江静宜怒气冲冲地把衣服往他身上一扔，说道：“穿好了就走，不想再看见你了！”

“那可由不得你！”严平阳看了她一眼，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我来看女儿也不行？”

“女儿？你心里还有女儿？那你知道女儿长什么样子吗？”泪水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江静宜却冷笑道，“严平阳，如果我让你今天去幼儿园接女儿，你会认得哪个是自己的女儿吗？你能保证不会接错人吗？”

严平阳怔了一下，站起身来，静静地看着江静宜。就在江静宜莫名其妙的时候，他突然拉过她来，极是温柔地替她拭去泪水：“好吧，我承认我不对，三年来，我确实没怎么关心过女儿，你一个人带着孩子，确实……不容易，对不起，静，是我太过分了！”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严平阳的话勾起了江静宜所有的心酸，让她哽咽难言，“就算你要报复我，惩罚我，可是不该连女儿也一起惩罚啊，她知道什么？”说着，江静宜低头抚摸着自已睡衣上的一个个小洞洞，嘴角牵出一个凄凉的笑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留着这满是洞洞的睡衣吗？那我告诉你，这件睡衣上的洞洞不是穿破的，是被女儿咬破的。”

江静宜停顿片刻，控制住情绪，接着说：“因为我加班或者出差的时候，都会把她送到外公那里去。可是女儿又非要等我一起睡，我不在，她就抱着我的睡





衣在床上等我，有时候等不到，她就生气咬衣服。我买一件，她就咬一件，家里的睡衣都被她咬坏了，我没办法，只好这样将就着穿。怎么样，你听着有趣吧？好玩吧？”

严平阳默默无语地将江静宜的头按在自己怀里，然后低了头，抬手轻轻替她拭着腮边的泪痕，轻声说道：“那明天，你把洁洁接来家里等我，我带她去玩。”

江静宜感受着他掌心粗糙却温柔，那曾经熟悉的感觉在心底慢慢漾开，惊动了深藏在心底的委屈和艰辛，化做泪水泉涌而出：“不要你来看，不要你来管！女儿小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管，现在长大了，你来做现成的爸爸吗？才不给你呢！”

严平阳轻柔地安抚着她：“静静，我知道是我不对，别生气了，洁洁需要爸爸，以前是我错了，可是你总得给我改正的机会吧，你替洁洁想想，啊？别赌气了！”

伏在严平阳的怀里，闻着他身上曾经熟悉的气味，江静宜低低地抽泣着，不再刻意掩藏什么了。严平阳突然有些心动，他最喜欢的，就是江静宜像小猫一样，一动不动地蜷在他怀里的样子，娇弱而单纯，让他有把她紧紧揽入自己体内的冲动。

这样想着，他竟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寻找她那薄而润泽的唇，想好好爱抚她一下。可是江静宜却把脸藏进了他的怀里，他停了一下，在她的额头上落下了一个吻。

江静宜回过神来，有些尴尬地推开他：“行了，穿好衣服就赶紧走吧。趁现在小区里的那些大婶大娘都烧饭去了，少几个人看见也好。”

严平阳不以为然地说：“看见又怎么了，我来看女儿，不行啊？”说着，他就走出了房间，问道：“有牙刷吗？索性收拾好了再出去，吃完饭回家，省得来来去去的，怪麻烦。”

见江静宜坐在床上并不理他，严平阳便说道：“你不说是吧，那我用自己的了？”

“在脸盆架下面的小橱里。”知道这个男人说得出做得到，江静宜不情愿地回答道，“毛巾也有，你自己拿吧！”说着，江静宜又觉得头晕起来，于是和衣躺在了床上。

洗漱完毕的严平阳走到客厅，想问问江静宜早上要吃什么，却发现沙发上没人，走进房间，才发现江静宜和衣躺着，倒吓了一跳，几步走过去，摸摸她的额头问道：“怎么了？还是不舒服啊？”

江静宜不耐烦地推开他的手，转了个身面朝里：“知道还问，你烦死了！”

严平阳笑了，一侧身坐在床边：“早跟你说过了，别逞能，谁让你喝那么多酒的？现在知道难受了？好了，告诉我哪里难受了，给你揉揉。”

江静宜一脚踢过去，骂道：“少在这里装好人，幸灾乐祸的，快滚！不想看见你。”

严平阳却似乎特别喜欢她娇弱不堪的样子，索性坐在床边，俯着身笑道：“静静，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那年去向友海家里吃饭，你把我灌醉的事情吗？那天你说什么了？说为什么《刑法》里面没有女人强奸罪，难道女人就不能强奸





男人吗？就算不能强奸，那迷奸也行啊，就像现在这样……”

江静宜忍不住笑起来，结婚那年她正好考律师资格证，在给一个法律杂志写论文，主题就是讨论法律的空白点。可能因为那天多喝了点酒，一时兴起，便大放厥词。谁知道这家伙说自己醉了，却把她说的话，一字不漏全听了去，后来上床就拿这个取笑她。

只是时隔三年，这个时候再听见他的取笑，江静宜却觉得变成了一种讥讽，因此笑容很快就凝固在了脸上，泪水却又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严平阳扳过江静宜的身子，看见的便是她泪流满面，倒有些慌神，忙说道：“好好好，不和你开玩笑。哪里不舒服，告诉我，要不要喝点水，胃还难受吗？出去给你买点胃药回来吧！”

“我不吃药，就是肚子饿了，不舒服。”江静宜突然懊恼起来，她发现此时此刻，她竟是如此依恋严平阳的怀抱。

“肚子饿，肚子饿怎么不早说？”严平阳站起身来，“昨天我来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冰箱，里面还有一包小馄饨，我去给你煮吧。”

“我不吃肉，我就吃馄饨皮！”

“行，都依你！你别急，马上就煮好了。”严平阳走进厨房，顺手把门关上了。

江静宜抬头看了一会儿，就觉得头又开始晕了，于是拖过抱枕趴在上面，心里却慢慢想着，如果当初没有和他离婚，现在会怎么样呢。

“男人都这样，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好友唐素雁愤愤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那我如今算是他得到的，还是没得到的呢？江静宜觉得这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此还没等她想好，严平阳已经端着馄饨走了进来。

“挺烫的，你慢慢吃，我先去洗衣服了。”把馄饨放在江静宜面前，严平阳很自然地嘱咐道。

“用洗衣机洗吧，你会用吗？”江静宜呆呆地问道，“要不一会儿我洗吧！”

“不会啊！”严平阳故意为难地皱着眉头，“我三年来都是穿脏了衣服就扔给洗衣店，还真不知道衣服要怎么洗呢！”说着，严平阳进了卫生间。

江静宜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又被他取笑了，气得她说不出话来，狠狠地一连咬了三四个小馄饨，把肉都扔在碗里，然后一蒙头，继续睡觉。

等江静宜一觉醒来，严平阳已经不在，茶几上的馄饨肉也不见了。跑到厨房去一看，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

江静宜站在那里想明白了。尽管结婚的时候，严平阳没少吃她剩下的东西，可是他们现在不是离婚了吗？这个男人在搞什么鬼啊？江静宜嘟哝着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第二章 往事何曾如烟

这一觉睡得很长，江静宜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她迷迷糊糊想了很久，才发现手机放在包里，于是恼火地走过去取出了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这让江静宜更加不耐烦，她没好气地问道：“谁啊？”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江静宜正要不耐烦地挂断电话，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拿着手机的手竟有些微微地发抖。果然，叶峰的声音清晰地传来：“小静，你……还好吗？”

江静宜没有回答，一瞬间思绪纷乱得如同漫天的飞花。昨晚联谊会上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心里说不清是恼是悔，是恨是怨，还是依然有那么一丝的牵挂。

“昨晚……为什么先走了？我找不到你，都快急死了。和你在一起的小姑娘说你可能已经回家了，可是我不知道你家的地址，只好要来了你的手机号码，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小静，昨晚没事吧？”她的沉默，似乎让叶峰更加担心。

江静宜却皱起了眉头，昨天，若不是他肆无忌惮地注视，她又怎么会向在座的领导一一敬酒，以至于喝得大醉呢？可是，他的注视，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他爱看就让他看好了，自己有必要在他面前扮演什么吗？

六年了，她不是一直在回避他的消息吗？她周围所有知道他们关系的人，也一直在帮她隔绝着和他的联系。除了一年多前，那些漫天的烟花让她知道他结婚了，其他关于他的事情，她就都不清楚了。所以昨晚看见他的一刹那，她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一次，她听从了许振海的嘱咐，给一个个领导敬酒，在他吃惊而又有些担忧的目光之下，她喝下了一杯又一杯的红酒。她矜持地推开他为她添加冰块的手，告诉他，她就是喜欢喝纯的红酒，不纯的她还不喝。她隐约地听见许振海在和他调侃：“叶秘书还挺关心我们小江律师的嘛！”

关心？错了，他怎么会关心她呢？她可不是那个值得他关心的人，她只是他那盛大的婚礼上耀眼的烟花化成的灰烬，飘落在夜色的苍凉之中，得不到一丝的暖意。

泪水无声地流满了脸颊，她的声音空落落的：“我……没事！”
“是吗？”叶峰似乎松了一口气，随即又不相信地问道，“那……昨晚怎么不接电话？也不回个短信？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手机放在包里，她根本就没有去动过。而昨晚，她已是醉得连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了，怎么会去看短信呢？江静宜若无其事地擦了擦泪水，平静地说道：“我醉了，睡下了，没看手机。”



“那现在怎么样了？我……可以来看看你吗？”叶峰又紧张起来，“红酒后劲很大，你感觉还好吗？”

“没事！”昨晚出的丑还不够吗？还要让他来看她现在这个鬼样子？江静宜的口气冷了起来：“我现在是离婚女人，你来看我，恐怕不是很方便吧！”他没醉，应该还记得昨晚许振海的话吧？

果然，叶峰沉默了。江静宜把手机移到眼前，犹豫了片刻，还是咬咬牙按下了挂机键。可是心里又好像在期待着什么，就这样捏着手机看着，没有动。

手机没有再次响起，江静宜也渐渐平静了下来。她想了想，开始翻看短信。

“小静，我是叶峰，你在哪里？回我的短信！”

“小静，很晚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快点回信，别让我担心！”

“小静，不管你怎么讨厌我，也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接电话啊！”

“小静，求你了，告诉我你在哪里。告诉我你好不好？哪怕只有一个字也行！”

“小静……”

手指在按键上轻轻按着，一直到“删除”两个字跳出来，江静宜才如梦初醒，盯着屏幕却犹豫了，真的要删了吗？真的不留一点痕迹了吗？

终于没有按下去，她关掉了界面，坐在沙发上却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叶峰那迷人而英俊的脸重叠在漫天的烟花和如丝的细雨中，是如此的模糊而陌生，陌生到她好像从来不曾遇见过他。

手机铃声又蓦然响起，江静宜吓了一跳，拿起来下意识地要去接听，却发现是自己设的闹钟铃声，时间已经不早了，该去幼儿园接女儿了。

摇摇头抛开所有的思绪，换了身衣服，又起身去卫生间梳洗了一下，江静宜就出了门。女儿就读的幼儿园离家不远，步行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江静宜顺着街道看着两边的商铺，慢慢地走着，她想买一个好玩的东西给女儿，也算是对自己昨天一天没有陪她的补偿吧。

走到幼儿园的时候，还没有到放学的时间，已经有不少家长等在了门外。江静宜也站在那里，为了不去想刚才的事情，她漫不经心地东看西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幼儿园对面是人民医院，门口停满了三轮车，不断有从里面出来的人，跳上三轮车扬长而去。医院的两边则是水果摊，一个个包装精美的水果篮里，红的苹果，黄的香蕉，绿的西瓜，红色的火龙果，甚是诱人。

江静宜看着看着，突然笑了，其实许多时候，婚姻就像这水果篮，只是看着好看而已，实际上，可能还远不如零卖的水果好吃呢！可是为什么送礼的人喜欢的是水果篮呢？就好像为什么恋爱了就一定要结婚一样？如果说结婚是给爱情一个终点站，那么离婚又是什么呢？

江静宜自嘲地笑了笑，正要收回目光，却看见医院的门口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忙往旁边一个家长身后靠了靠，然后定睛细看，不是唐素雁的丈夫向友海，又是哪个？

更奇怪的是，他的身边居然有一个女人，而且一眼就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小姐。夜生活已经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从粉底底下透出来的淡淡的青





色，将她的职业性质泄露无余。

尽管江静宜一直都知道，向友海和小姐有关系，可是他从来不带着小姐出现在公开场合的啊。今天怎么会大白天带着小姐出现在闹市，难道他和唐素雁之间发生了什么？想到唐素雁对丈夫的迷恋，江静宜的心提了起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向友海半拥半抱地把那个小姐扶上了出租车，却不知道该不该上去问候一声。

出租车朝十字路口方向开去，一直到看不见踪影了，江静宜的思绪还在那里纠结，也没有看到幼儿园开门了，糊里糊涂中，就被其他家长拥挤着，进了幼儿园。孩子的欢叫声让江静宜清醒了过来，她有些自嘲地笑了笑，今天是怎么了？好像怪事特别多，还是自己今天太敏感了？她做了个深呼吸，让思绪平静下来。

慢慢走到女儿所在班级的教室前面，就看见女儿江羽洁一蹦一跳地出来了，后面跟着她的老师樊雪君，也就是严平阳的嫂子。江静宜和严平阳离婚后，因为女儿改姓的问题，和严家二老起了矛盾，基本没有来往。不过严平真夫妇一直比较理解江静宜，所以关系也较好，尤其是樊雪君。

樊雪君就在这家幼儿园上班。洁洁一来到幼儿园，她就把洁洁要到了自己班上，非常关照，这让江静宜十分感激，所以要求女儿管她叫“伯母”，只是女儿却更愿意叫“樊老师”，江静宜也无可奈何。

当下樊雪君看见江静宜就抱怨道：“你看看小洁洁，我要给她梳头啊，可是她一看见你，就跑出来，抓也抓不住。”

说话间，洁洁早一头扑进了江静宜的怀里，娇笑道：“妈妈说谎了！你昨晚说来接我的，可是我等了你一个晚上你都没来，今天早上也是外公送我来上学的！”

“宝贝对不起，昨天太晚了，妈妈怕吵醒你，所以就没去外公家。”江静宜笑着解释着，在女儿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这才指着她一个已经散了的发辫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谁给你弄散的？”

洁洁一抬手，索性把另一个发辫也弄散了。樊雪君板着脸说道：“洁洁，有小女孩披头散发的吗？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快过来，老师给你把头发梳好了，再跟妈妈回家去！”

洁洁往江静宜身后一藏，不依道：“我要留披肩发，像妈妈那样的！我不要扎小辫子，林永辉他们老是笑我，说我是羊咩咩，长了两个角。”

江静宜和樊雪君两个都笑了，江静宜把女儿从身后拖出来，柔声说道：“那好，咱们不扎辫子，就让老师帮你把头发梳直了好不好？”洁洁这才点点头，顺从地让樊雪君给她梳头。

樊雪君边梳头边悄悄说道：“平阳找过你没有？”

江静宜吓了一跳，难道严平阳昨天留宿她家被他家里人知道了？江静宜顿时心如鹿撞，勉强笑着问道：“他不是要结婚了吗？平白无故的，又找我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樊雪君把嘴巴靠近江静宜的耳边，悄悄说道，“前两天我听平真说起，平阳不结婚了。后来他妈他爸就跟他说，不结婚可以，但是要把洁洁的姓改过来，有了女儿，管他结不结婚！”

江静宜突然觉得心里像有什么被触动了一下，闷闷地难受，难道他果然只是





为了女儿才接近她的？于是江静宜掩饰地瘪瘪嘴：“不姓严就不是他女儿了？什么老脑筋！”

樊雪君笑笑：“老人家嘛，都是这个思想，姓他们家姓的，才算是他们家的人呢！依我看，静宜，你也别赌气了，不就是一个姓吗，姓严就姓严吧，以后你有什么事，也好扔到他家去。不然，像前几次，你爸爸家里人多事也杂，多不方便。你出差在外，能放心吗？”

江静宜没有做声，确实，自从父亲娶了继母以后，那边就人丁兴旺，先是范勇的儿子，现在又是范玲的儿子。女儿在那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想到这里，她又恨起了严平阳，连樊雪君都知道她的难处，难道严平阳会不知道？他竟然不闻不问！

一个男人，连对自己亲生的女儿都这态度，难道会对妻子好吗？今天早上，鬼知道他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扮了一回言情剧里的男主角，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江静宜于是掩饰地笑了笑：“随他去吧，再辛苦也就是这几年了，等洁洁上了小学，我就送她出去读书，就没事了。”

樊雪君有些不相信：“静宜啊，女儿这么小就送走，你也舍得？再说了，你一个人，负担得起吗？我觉得吧，这事儿你还是要和平阳好好商量一下才行。”樊雪君一边给洁洁梳着头发，一边惋惜地看着江静宜：“静宜，说实话，你其实人挺好的，就是这脾气太倔。当初你要是稍微冷静一下，你和平阳也离不了婚啊。”

江静宜深锁了双眉，没有做声，樊雪君也不在意，将洁洁的头发梳直，又仔细看了看，才笑着说道：“好了，咱们小洁洁成了小美人了，跟妈妈回家吧！”

洁洁得意地晃晃脑袋，笑道：“嗯，妈妈是大美人，我是小美人！”

江静宜笑着点了一下她的鼻子，嗔道：“小臭美，妈妈这样子，能是美人吗？”

“就是，就是！”洁洁一个纵身，爬到了江静宜的身上，“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美人！”

“小马屁精！”江静宜看着女儿粉嫩的脸颊，忍不住又狠狠地亲了一口，“好了，小马屁精，我们去哪里吃晚饭？”

“晚上不去外公家吃饭了吗？”洁洁大喜，搂着江静宜的脖子撒娇道，“我不要去外面吃饭，我要回家吃饭，我要吃妈妈炒的蛋炒饭！”洁洁悄悄咬着江静宜的耳朵说道：“妈妈，我以后可不可以不去外公家吃饭啊？外婆烧的菜一点都不好吃，干巴巴的，还不如幼儿园里的好吃呢！”

江静宜有些心酸地搂紧了女儿，也附着她的耳朵说道：“好，只要妈妈在家里，就每天烧饭给你吃！”

“真的啊！”洁洁高兴地捧着妈妈的脸乱亲一气，“我的好妈妈，我的宝贝妈妈，我的亲亲妈妈，我要一直一直做你的女儿，一直要做到一百岁！”

江静宜笑得险些岔气：“你一百岁了，妈妈还活着吗？”

樊雪君也笑了，在洁洁的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小甜嘴，快回家去吧！”

抱着女儿一直走到菜市场，洁洁才肯下来，母女两个在菜市场逛了一圈，买了两个螃蟹、三两对虾和一小撮葱。

回到家里，江静宜把螃蟹放在锅里煮着，就去淘米，准备烧饭。因为只是和

